

诗曰

侠义凛古令威名动鬼神
一心扶魏百战胜秦

为国同坚楚楚然思度
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生

此篇评试词乃侠义之作由大明起至崇祯
里之遙不見人烟奸淫杀戮良民苦不可言
九十年多尔赛在北京赶集等因未登大宝
八年治皇駕崩帝商來有道明君
省通或寇岭雲商難商家貨物銀錢不能運
英雄肝义替天行道為己空為他人忙設立
俱約道二明俱道師鐵牌道人諸葛山真僧者
長卷帶門共立教一紅花白籍貴荷叶自古
有神刀將李附等總設立章程公平交易不准
二方各路走镖來往日期以標牌為憑倘遇風
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除風雨天气

俠劍

之外真是時刻不移可也
張杰鑫 著 李寅 思齊 点校



伦洋书坊

三侠

剑

张杰鑫 著

李寅 思齐 点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侠剑/张杰鑫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 5

ISBN 7-5302-0363-0

I. 三... II. 张... III. 侠义小说-中国-近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119 号

三侠剑

SAN XIA JIAN

张杰鑫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正文用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787×1092 18开本 32.5印张 1028千字

2004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9000

ISBN 7-5302-0363-0/I·349

定价:18.00元

序 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矜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嬴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

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种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本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七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经典”二字。

该书系即将付梓，责任编辑诸公命余作序，辞不获免，只好应命。是为序。

刘国辉

目 录

-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1)
-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112)
-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202)
-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315)
-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404)
-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英雄暗探白莲寺····· (493)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诗曰：

侠义凛古今，威名动鬼神。一心扶赵魏，百战胜嬴秦。
为国同坚楚，悠然思废吟。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生。

此篇评词，乃侠义之作。由大明起，至崇祯失败，闯王李自成造反，倾国害民，百姓遭了涂炭，二十里之遥，不见人烟，奸淫杀戮，良民苦不可言。惊动总兵吴三桂，在关东盛京，钻刀山，喝血酒，请清兵。九千岁多尔衮，在北京赶走李闯王，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阿哥即顺治称），更年改月，属为大清国。一统华夷十八年，顺治皇爷驾崩，二帝康熙嗣位。紫气东来，有道明君，马上皇帝，君正臣良，父慈子孝。

皆因南七省，逢山藏寇，遇岭窝贼；商贾百姓，遭遇艰难。商家货物银钱不能运转，百姓遭了抢劫。引起一位老英雄，侠肝义胆，替天行道，解厄安良，一世不为己，空为他人忙。设立十三省总镖局，恐孤立难成，聘约僧、道二高明，俱是师兄弟。道者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顶，弼昆长老。各带门人，共立三教会，僧、道、俗三教归一。红花白藕青荷叶，自古三教是一家。外请天下英雄，有神刀将李刚等。镖行设立章程，公平交易，不准欺压客商，商贾之家，运输便利。镖局之内，有水牌二方，各路走镖来往日期，以镖牌为凭。倘遇风雨之天，作为误工，往返循规蹈矩，毫无因循弊窦。所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除风雨天气之外，真是时刻不移，可称得起信用昭著。

这一日胜英派三太查看镖牌，走南省的十二路镖，邱成保镇江府的镖（缎行），计算日数，前三日邱成的镖应当回来，时已过了三日，还不见邱成回来。胜爷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心中很是踌躇不安。诸葛道爷（山真）在一旁站起身来，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邱成如果今天不回来，贫道不辞劳瘁，愿去镇江府走一遭。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刚暴，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李刚道：“虽然是邱成保镖，然而镖车上的旗号，打的是十三省总镖局‘胜’字，想镇江一带谁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誉？谅绝无人大胆，敢动我弟兄的镖车。”诸葛山真道：“世事无所不有，师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小兄计算今日已经误了三日，果然出了差错，也未可知。”

话言未了，邱成从外面进来，面上并无惊恐之色。四老观看邱成光景，大概镖车不至有了差错，遂向邱成问道：“镖车为什么误了三日？使我等放心不下。”邱成说道：“沿路上并无差错，货物交齐领了收据，镖车回来路过镇江河沿，见一老者投河自尽，徒儿我想哪有见死不救之理？于是徒儿遂派蹉子手，将那老者从水中救出，徒儿细问根由，老者道，姓范名叫永升，乃是范家庄人氏。徒儿问他有什么急难大事，至于投河身死呢？那老者道：‘小老儿有一姑娘，许配王家寨王姓王子云为妻。前日将女儿接到家下住了几日，小老儿今日将女儿送归婆家，不想路过前边，该处芦苇深处，忽然闯出三十余人，披头散发，锅烟子抹脸，

各使刀枪，一拥闯上船来，将小女儿抢去。也是小老儿自幼学会一点凫水，凫上岸来，一看小女踪影不见。想小老儿，只此一女，依以为生，今被匪人抢去，只剩小老儿孤独一身；且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从此冻饿在所难免；而且对于亲家那方，无法交代。小老儿细想与其冻饿而死，倒不如投河一死，万事皆休，也可落得个干干净净。壮士将我救上岸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但是小老儿找不着小女，终归还是一死，简直壮士是害了小老儿了。并不是小老儿说话不讲情理，人逢急难不可解之时，真是死了还比活着爽快呢。’老者将话说完，两眼流泪，痛哭不止，还要投河一死。徒儿看此情形，想救人哪有不救到底之道理？徒儿遂将那老者拦住，并应允与他寻找姑娘，叫老者上车，将镖车赶到店内，并与他换上一身干衣服，遂同老者四出访查，耽误三日之久。不想距抢人之处，相隔一里之遥，有一座高山，名叫二郎山。此山中有四家匪首，自称江西四霸天，内有大盗飞贼五十余名，俱能日走千门，夜到百户，内有亡命喽兵五百余名。小侄年轻，未敢深入，将范老者用镖车载回镖局，小侄想，我哪能办得了如此大事？欲要办理此事，我想胜老伯父当然能以胜任。”

胜英听至此处，遂问邱成道：“那老者可曾一同前来？”邱成答道：“那老者现在镖局门外。”胜爷飘髯笑道：“邱成，你还要全始全终嘛。叫三太、香五，迎接老者。”胜爷向来爱老怜贫，遇贫寒者登门，急速迎请。工夫不甚大，三太在前，香五在后，将老者请进镖局。邱成引见：“这就是我胜老伯父。”胜爷看老者，年过半百，眼含痛泪，跪倒恳求：“胜老恩公，救我父女之命！如小女找不回来，小老儿无有生路。有小女在，藕断丝连，骨肉团聚；倘无小女，姑爷亲家焉能照顾？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一贫如洗，老恩公作德，怎样办理？”胜爷笑道：“我徒侄将老兄救到，胜英不能袖手旁观，有胜某三寸气在，绝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老兄在镖局忍耐十天半月，我亲到镇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踩探踩探也可。如令媛落在二郎山时，我必将令媛救回，你父女骨肉团圆，将抢人之凶徒拿住，你二人归镇江府起诉成词；如没落在二郎山，老兄不必为难，有我十三省总镖局一日存在，老兄望安莫愁衣食，五湖四海，皆为弟兄。”

胜爷说毕，当时起身，嘱咐镖行之人，千万多多照应落难之人。遂带少年英雄十数人，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欧阳德、张凯、李智、邱成、贾明等引路，当时起程。诸葛山真道：“胜施主，二郎山势派甚重，三太、邱成等，学而未成，艺业不佳，怕是众寡不敌，何不多带人去呢？”胜爷道：“小弟带三太等此去，不过教他们见见世面。小弟到得山上，拜见众寨主，当以好言相劝，令他献出范氏。如果众寨主不懂礼义，真真要拆散鸳鸯，使人夫妇不能团圆，那时小弟全凭三只金镖，甩头一子，一口鱼鳞紫金刀，用三太他们不着。”胜爷说罢，各带兵刃、暗器、小包袱，当时起身。

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日天光日偏西时，前边有一镇店，胜爷问三太道：“前边之镇店，你认识吗？”三太答道：“侄儿不认识。”胜爷说：“此乃镇江府所辖的边界，头一个大镇店，名叫飞龙镇。”南北大街，长约五里半，进镇店观看，人烟稠密，买卖繁华茂盛。胜爷问邱成：“此处离二郎山多远？”邱成说道：“二、三十里之遥。”忽听金头虎贾明嚷道：“到了二郎山，把抢人的小子，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呢？”胜爷回头照着傻小子摆手暗示，不许大呼小叫，要叫山上踩盘子的喽卒听去，反为不美。还不知道被抢的少妇，在山不在山呢？哪知道内有二郎山踩盘子头目，扮作乡下人，如赶集上店的样子，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盘子头目陈琦，随后跟上胜爷。胜爷行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镇店北口不远，看见坐东一座大店，字号是黑地金字：隆合店。匾上有三个小金字，是：丁家铺。大门道内影壁墙，设摆大刀阔斧。胜爷明白，此店带设把式场。走之不远，坐西招商店匾上是：义合店。上边三个小金字：丁家铺。店门道内影壁前设摆着锭练擀棒，此店也是带设把式场。胜爷留心掐数目，由北镇店口，未到南镇店口不远，招商店设把式场的，共有十七家，全是合字当中，如福合、茂合、义合、成合、升合、宝合、兴合，俱是合字当中。胜爷说道：“三太、香五，老父五、七年未到此处，此镇店出了出色的人物。”三太问老师道：

“恩师何以知道呢？”胜爷说道：“由进北镇店口，至南镇店口，老父数的共有十七家店，俱带设把式场。你弟兄留神观看，必还有一家招商店带设把式场。既有十七家，当然还得有一家。”

话言未了，香五用手指点：“师父请看，那不坐西还有一家吗？”胜爷进前观看，是三间门脸，黑地金字匾三块，北边匾上：“侠义刚强”，南边匾上是“英雄老店”，正当中匾上，三个大字：丁家铺。红牌黑字，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写：“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盖世奇才”。胜老者看罢，“啊……”心中不悦。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为何大话挂在牌匾之上？岂不是藐视天下英雄？

三太打尖住店，三太问道：“店里有人吗？”当时店里出来一个伙计，问“住店吗？”三太说道：“住店，有北上房吗？”店家说道：“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三太说道：“很好。”店中伙计观看，十数位年轻之人，俱是武士打扮，胖的傻气，瘦的俏皮，丑的真丑，俊的真俊，一个个俱是十字绲英雄带，外罩大褂，头上壮帽。内有一老者，头戴翠蓝缀色鸭尾巾，一横一道正当顶门衬黄菊花，顶门上，突突乱颤；肋下衬黄云缎镖囊，周围青缀色卧鱼，正当中有青缀色挖就一大“镖”字。下衬五色衣线网子，又衬五色衣线灯笼穗。看老者细腰乍背，双肩抱拢，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白发苍苍，精神百倍。

伙计问：“众位爷们，哪行发财呀？”三太说道：“保镖为业。”胜爷说道：“三太，取出镖旗来。”三太打开小包裹，取山镖旗，递与店里伙计说：“劳驾，你找个竹藤杆棍都行，将镖旗挂在匾上。”伙计打开镖旗一看，不认识字，走进柜房递给账上先生。先生观看，一行小字鸡卵大小，上书：“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大字一个“胜”字，斗大小。先生说道：“老三，你可留神伺候，这是胜三爷镖局子之人。”伙计出来遂与众人格外殷勤：“请达官爷们到上房坐吧。”

众人进北上房，伙计打净面水漱口水，烹茶，十分殷勤，垂手旁边侍立。胜爷问伙计：“你贵姓啊？”“在下姓刘，排行在三。”“你为何不伺候别的住店的呢？”伙计说道：“天气尚早，没有住店的呢。”胜爷明知故问：“贵东家贵姓啊？”伙计说道：“匾上没字号，字号匾在柜房之内。敝东人姓丁，草字桂芳。”胜爷问：“府上哪儿住呢？”伙计说道：“三合店北边不远，坐西的胡同，路北的宅院。”胜爷又问道：“贵东人牌匾是你们柜上掌柜的挂的吗？”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人也不敢眼空四海，柜上掌柜的也不敢造次，原本这飞龙镇五里半长街，绅耆地方保甲，举贡生员，公送的匾，我家敝东人不挂，忙乱了好几天，众举贡生员绅耆等非挂不可，我家东主无可奈何，不得已挂了此匾。我家敝东人，在本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息事罢讼，因此大众抬爱，公送此匾。”胜爷说道：“贵东人就开此店一座吗？”伙计说道：“本镇十八家俱是联号，均设立把式场，敝东家乃本镇绅董。”胜爷问道：“武学的绝艺，有何功夫？”伙计道：“老达官爷，您是老达官，在下也不敢给敝东家夸口，我家敝东主，马上步下，短打长拳，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钩练棚棒，件件精熟。十八样短家伙无不精通，廿四路家伙，带尖的，带翅的，带钩的，带刃的，带锁子的，带环的，无一不晓。”胜爷说道：“也不算盖世无双。文学呢？”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主，提笔能作八股文章，字法能写真草隶篆。习学名人字法，王羲之及颜柳欧苏，米蔡赵黄，各家字体如出一手，分毫不差。”胜爷叹道：“文学比我高之千倍，可称名士也。”胜爷遂又说道：“老三，你辛苦一趟，到贵东家府上，就说在下前来拜访。”伙计问道：“老达官您贵姓啊？”胜爷说道：“我在北六省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落户，由顺治三年，移居在直隶郑州古城村居住，现在南京江苏省西门外千佛山真武顶下，设立十三省总镖局，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绰号神镖将是也。”伙计控背躬身行礼道：“您原来是胜爷呀！小人不知，失敬失敬。”胜爷说道：“您是买卖生意，不可这样恭敬。”堂倌说道：“您略等片时，我就前去。”

刘三回到柜房之内，说道：“先生，掌柜的，可了不得啦，那白胡子老者，正是胜三爷。”写账先生说：“为挂一副牌匾，三天两头，好武的由此经过，一看牌匾，三三两两，一

伙一伙的，俱是保镖护院教场之人，住居吃饭，净找碴儿，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好些个不合算。看吧，这回又来啦。东家自有安置，你去给东家送信吧。”

刘三直奔丁宅，进了大门，有三五个家人，门道里说话，说：“三哥有事吗？”刘三问：“老当家在家吗？”门上人道：“现在书房看书，你自己去吧。”刘三进了二道院书房外，问：“老当家在房吗？”丁爷说道：“老三，你进来吧，铺中有事吗？”刘三说道：“现在店里有几位少年的壮士同一位老者，看见咱铺中牌匾，打尖住店，小人问他们哪行发财，说是镖行为业，取出镖旗，挂在匾上。镖旗上写：‘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一个‘胜’字。住在北跨院北上房，问我东家贵姓，我说姓丁；问台甫，我说双字桂芳；又问老当家的文武奇才，小人对他实说一遍。他说前来拜访，小人问他贵姓高名，他说姓胜名英，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丁桂芳听罢，说道：“今朝才得高人来。老三急速到店中，就说我父子这就拜见。”丁爷吩咐家人：“去叫二位少爷，随我到店中拜见胜老英雄。”

家人来到东跨院，见大少爷丁龙，二少爷丁虎，正在习练武术。丁虎说道：“兄长，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我举之毫不费力。”丁龙说道：“你看这大力弓，我能拉十八起落。”家人说道：“二位少爷，别练啦，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到书房。三合店内来了个胜英，外有十数位年轻之人，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随同前去拜望。”弟兄二人闻听，即到上房，见了天伦丁桂芳，整理长大衣服。丁爷命二子带着大红帖前去店内拜见胜英，二子说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服其劳。皆因咱店中挂‘侠义刚强，英雄老店’之匾，好武之人，多有不忿，住店、吃饭、喝茶，挑眼造次。三三两两，五七个人，被孩儿打跑无数，今天来了怎一个胜英，何必你老前往？孩儿等把胜英打跑就算完啦。”说话间甩大鳖，要到店中比试输赢。丁桂芳大怒道：“孺子不可造次！尔弟兄萤火之光，焉比皓月当空？”二子问道：“老爷子，何为萤火之光？怎叫皓月当空？”“说你兄弟好比暑热天气，黑暗之处，一小小火虫，如同小米粒大小，拿在手中不热；胜老达官，好比一轮皓月照当空，天下扬名，四海皆闻，一跺脚十三省乱颤，乃侠士也。孺子随老父拜见高明，见面之时，少说话，多磕头。如胜老义士高抬贵手，当时不摘牌匾，给你我父子留些体面，等胜老英雄走三五天，自摘牌匾，省得招惹是非，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丁龙、丁虎敢怒而不敢言，自可随父前往。

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柜之内，掌柜与众伙计，俱各站起身躯，说道：“老当家少当家都来啦。”丁爷问：“先生有新笔吗？”先生说道：“有新笔。”皆因东家好写，笔下阔，时常与人写条幅对联，先生预备整封新笔。将墨研浓，新笔泡开。丁爷取双红帖两纸，提七寸毛锥，皆因丁爷好写，向来不刷印名帖，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现写名帖。当时写了两个名帖，遂叫道：“老三，你先将名帖递进去，就说我家主人，恐怕胜老英雄路上劳乏，如果胜老英雄劳乏，我父子不敢惊动，等到明天再拜。”堂馆接过名帖，拿到北跨院上房，恭恭敬敬将名帖递与胜三爷，并将东家嘱咐之话，对胜老英雄学说了一遍。胜爷接过名帖一看，帖上的墨迹，尚且未干，真是笔走龙蛇，活跃纸上，胜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赞服。又见帖上写的，一个是丁桂芳，一个是丁桂芳率侄男丁龙、丁虎顿首拜。胜老遂含笑说道：“老三，求你请丁老先生当时相见。”堂馆当时在跨院门口说道：“老当家的，少当家的，胜老达官有请！”这且不言。

再说胜爷遂对三太、香五说道：“人敬人高，斯抬斯敬。既然丁绅董这样恭敬，咱师徒礼当迎请。”胜爷在前，三太、香五等在后跟随，到了北跨院门口。丁家父子已到，彼此对面观看，丁桂芳看胜老英雄须发苍白，活泼泼一团精神气；胜爷观看丁桂芳年过半百，墨髯半部，二位少爷雄赳赳，气昂昂，父子俱是一派正气。彼此心中相敬相爱，丁爷提大鳖磕膝点地：“胜老明公光临敝店，在下不知，未得远迎，胜老明公多要恕过。久闻名公大名。如洪雷灌耳，皓月当空，远近皆闻，今日得见高明，三生有幸。”胜爷还礼道：“老夫子，文武兼备，宇内扬名，胜英久慕大名，今日得见，真乃大幸也。”二老者彼此谦逊一回，二人携手而行，来到上房，分宾主落座，堂馆献茶，吃茶谈话。丁爷说道：“今天我要高攀。”吩咐

丁龙、丁虎：“拜见你胜老伯父。”胜爷说道：“既是丁老夫子错爱，三太你等拜见你丁叔父。”三太等就要跪倒行礼，惟有金头虎贾明说道：“三哥且慢，住店还磕头叫叔父，还要店钱不要呢？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没有胜三大伯在此，我早就拿竹杆子，把他豁拢啦。我打家中一出门，我家大人嘱咐，净占便宜不吃亏。”三太道：“人家少爷给我老师叩头，口称伯父，你我只可与丁绅董论左右呀？要不然我老师必然着急。”贾明说道：“倒了霉啦！你头里跪着。”傻英雄是个大舌头，字眼儿说不真确，直喊：“磕头小子们，磕头小子们！”（贾明这傻小子不但傻，舌头还大，说出话来稀里糊涂，就好似喝粥一般）丁爷一见众人叩头，遂与半礼相还：“众位少壮士，丁某担待不起。”谦让完毕，二老者此时坐下谈话，话到投机处，见面如故人。胜爷说道：“丁老夫子如不憎嫌，胜英高攀，你我结为口盟弟兄。”丁爷说道：“如此甚遂我愿。”

胜三爷与丁桂芳谈话之际，丁桂芳问：“胜三爷不在江苏，来在镇江不知有何贵干？”胜爷说道：“此处有一座二郎山吗？”丁爷答道：“不错，有一座二郎山，离此南镇口西南角，有二三十里地之遥。”胜爷说道：“此山之内，可有一个山大王？为首之人，自称镇江四霸天，大约贤弟你左近百姓，断不了受此山中贼人涂炭吧？如墩包头，放响箭，打杠子，套白狼，大喊一声留被套，明伙路劫，无恶不作。”丁爷说道：“方近三四十里地，一草一木不动。”胜爷听罢，微笑笑道：“好一个一草一木不动。却是抢人家有夫之妇，生生打开鸳鸯棒，活活拆散连理枝。邱成你过来，对你丁叔父学说一遍。”邱成遂把抢人之事，从头至尾对丁桂芳学说一遍。丁桂芳听罢，不觉面红过耳。胜爷复又说道：“贤弟，有胜英三寸气在，绝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致使山贼涂炭百姓，逍遥法外。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如有范家姑娘，我必将范氏救回，使他父女骨肉团圆。”丁桂芳说道：“如此您给我们地方除害，我父子必当出来帮助。”胜爷笑道：“我这可是冷言冷语，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帮，我镖局之中有的是宾朋伙计，我皆未曾带来。现在我将三太、香五等带来，不过是叫他们见见世面，开开眼界而已。”丁爷见胜爷说话刚直磊落，并不多言，遂说道：“胜三哥，明天一早不必起身，小弟略表寸心，在小店中吃完早饭，弟有要言相劝。”胜爷点头道：“尊敬不如从命，明天劣兄定要骚扰。”说罢，丁家父子告辞。胜老与丁桂芳垂花门口，各道请字。胜爷回到上房，叫三太、香五：“你们另要酒菜吃饭吧。”

书中暗表，惟有金头虎贾明，见胜爷出离上房时，自己坐在上座：“怎么个穷开店的，耽误我们喝酒吃饭，馋得我直流哈拉子。跑堂的，先给我来一百壶酒，六十桌菜！”杨香五说道：“老爷子现在院中呢，你别大惊小怪的。”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跑堂把酒饭端上，傻小子（贾明），抢吃抢喝，酒饭已毕，烹上茶来。胜爷喝茶，众英雄两边侍立，傻英雄贾明叨念：“走一天道啦，还得站班，家无常礼呀，又困又累，我要知道这样，我不来。”胜爷一听，这孩子太咬牙咬嘴，胜爷说道：“你们上东西暗间去休息去吧。”黄三太等五位在东暗间，杨香五、金头虎等五位在西暗间。三太问老师道：“您老在哪里呢？”胜爷说道：“明间有小藤床一张，老父可以安歇。”工夫不见甚大，听西暗间贾明打呼噜，说睡语：“小子，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我抽你大嘴巴子！”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这傻孩子，有什么事说睡语，全喊出来。”胜爷养了一养神，站起身躯，隔着青布单门帘，听三太等，行路劳乏，已然睡熟。西暗间香五等，也均睡着。胜爷自己思索：三太等年轻，不达时务，官面拿贼，总得有赃有证啊。你我师生，打的是抱不平，不见脏证，焉能直入山寨？胜爷想罢，遂扎绑停妥，兵刃暗器带好，外带水衣水靠。此时一看蜡烛燃去二寸有余，胜爷又换好整烛一支，将隔扇对好，出离上房。北跨院并无宿店之人，拧身上房，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如踏平川之地。出离飞龙镇南镇口不远有松林一带，方向西南，老英雄施展夜行之术，陆地飞腾之法，脚尖着地，磕膝盖一拱，腰儿一伸劲，直奔二郎山去了。

胜爷行十数里，缓了口气，歇息歇息，又往前行走。只见隐隐皓月，观看前边，陡壁山崖，峻岭高峰；又往山西边观看，波浪滔滔，银蛇乱窜，汪洋一片大水，浪头花打出海水江

牙。胜爷心中暗想：此处山口，必有喽兵把守，抛过山口，踏山坡而行，曲曲弯弯，高高矮矮，走至东西黄墙一带。大墙高有丈余，拧身上墙，左胳膊肘一抻，瞧看里边，只见黑黢黢，鸦雀无声。胜爷从兜囊中取出问路石一块，向下一掷，只听叭哒一声，石子落地声音，一听里边并无有埋伏，两条腿往里一顺，跃墙而下。墙里边，有怪石横叠一片，胜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在东敞厅，避住身躯。看一对对挂灯，照耀如同白昼，只见大厅内四张金交椅，胜爷不问可知，乃是镇江四霸天。北边头张金交椅，坐着一家寨主，面如紫玉，紫中透亮，年岁约在四十上下；二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脸面黑中透亮，青缎帽子，青洋绉大氅，里衬青色短靠，背后背着一对镔铁铜，正当顶颤巍巍衬着一朵墨莲花压顶；第三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头戴绛紫壮帽，身披紫大氅，一脸的疙里疙瘩，怪肉横生，背后背朴刀一口；第四张金交椅，一位寨主面如白玉，一身吉祥白的衣服，品貌俊俏，年纪不过二十余岁，背后背着翘尖式钢刀一口。东西两廊下，有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丑丑俊俊，俱是武士打扮，有五十余人，俱是绿林道飞贼。厅前站着三十六对削刀手，一个个俱站立两边，乃是宰活人的。胜爷思索：“怨不的丁家父子不来。”南配厅前，摆设各样兵刃无数，样样俱全。胜爷暗暗点头，心中说道：“此处恰似五殿阎罗，杀人战场。正是：要得心腹事，单听他人背后言。但不知那被抢的少妇，倒是在山中不在？”

忽然见二张金交椅黑脸面寨主，站起身驱，说道：“今夜请众位，聚在厅前，皆因这几天，众伙计喽啰，三三两两，交耳接舌。我问众位有什么事情，才知离此不远，出了一案，掠抢行路之少妇。今有踩盘子头目陈琦，扮作赶集上市之人，他在飞龙镇北镇店口，见一老者，随同十余人，俱是武士打扮，内有一人，梳着冲天杵小辮，雷公嘴，狗蝇眼，哑嗓喊叫：‘小子，到二郎山，把抢小媳妇的人，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那老者摆手送目：‘乳子不要多言，叫他人听去，反为不美，这是秘密之事。’那傻小子才不大声喊叫。陈头目跟下去了，跟到飞龙镇南镇店口，那老者到店门，看见店中牌匾：‘侠义刚强’，‘英雄老店’，店门的牌对，上联：‘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是：‘盖世奇才’。老者看罢，叫道：‘三太，咱们打尖住店。’进了店内，工夫不见甚大，悬挂镖旗于匾额之上，镖旗上写：‘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个一个‘胜’字。我想陈头述言此老者，鸭尾巾，英雄氅，肋下衬镖囊，海下银髯，必是胜英矣。此人替天行道，除恶安良，济困扶危，就许知道此事，既然夜宿丁家店，今天不来，明天准到，必然下帖拜望。如问此事，你我纸里包不住火，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我到了那时，何言对答？众位来到二郎山，三年二载，五七年不等，我与众位说，方近不可作案，俗语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哪位作的案？如若不言，胜三爷找在门上，追问此事，何言对答？此事已不能隐瞒啦。”

话言未了，第三张金交椅，三寨主站起身驱，说道：“二哥，此案是小弟所作。难道说你我占山为王，能断子绝孙吗？你我四位弟兄，并无妻室。我作此案，绝不能破案，锅烟子抹脸，披头散发，抢来少妇，就是那乡下老者在县署公厅，镇江府衙喊冤，官面无处拿人，州府县衙自有马快三班办理此案，胜英何如人也，他管辖不着哇。我与胜英有杀族兄之仇，我家兄秦天豹，与老儿胜英，歃血为盟，排行在八，老胜英明清八义，排行在三。老胜英外善而隐恶，皆因我族兄武艺高强，胜英故用镖打。我那族兄一死，我之族嫂，苦守孤孀，二十余年。我那秦尤侄儿，如今长大成人，必要子报父仇。秦氏门中，与老儿胜英，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胜英不来，是老儿的造化；如来到二郎山，我把胜英拿住，碎尸万段，刮骨熬油，把老儿用布缠好，点天灯！怕老匹夫何为？”骂得耳不忍闻。胜爷在东敞厅上，听的真而且真，实难忍受。自己思索：“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今夜前来，乃是救那被抢的少妇，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团圆，送回婆家小夫妻破镜重圆，丧而复聚，余愿足矣。此来并未打算伤人。此贼辱骂，耳不忍闻。”老英雄怒从心头起，气由胆边生，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左手一按阴阳瓦，右手套挽手，攘鱼鳞紫金刀，要纵

下东敞厅，单刀会群贼。忽听得厅上说道：“三弟，不要暗地骂人。你做的此事太不对了，不应当抢有夫之妻。财色非君子所爱，你不会用银钱买妾娶妻？抢夺行路之少妇，也有损伤阴鹭呀。那胜老者侠肝义胆，也许是被抢少妇，婆家娘家，与胜英有什么认识，拜请胜老者前来，亦未可定。三弟口出不逊，张口骂人，强词夺正理。胜老者今夜既住飞龙镇，如果要深夜探山，你背言骂人，也不算为高明。如果胜老者要是听见，尚佯为不知，老英雄要来去明白，明天下帖来拜，你我自然接拜。如在茶水之前，胜老者必然先礼而后兵，以好言对答。问贤弟，那少妇现在何处？”三寨主说道：“小弟婚姻不凑，少妇惊吓成病，现在昏迷不省。派喽卒请了一个名医，今调治病症，又在山下叫喽卒们，找了个卖花的婆子，服侍病人，单等病愈，再成其美事，这不是婚姻不巧吗？”二寨主说道：“胜老者今日不到，明日准来。如要这两天不来，老朋友也许偷偷探探，闻知你我弟兄名声甚大，也许不来了。你暗地骂人，不算好汉，事情做得太无情理，未曾水来先打坝。如见面之时，胜老者好言相劝，如献出少妇，何人打抢人正凶的官司？如其不献，以武力对待，咱弟兄四位背谈，何人能敌住那位胜老英雄？”大寨主站起身躯：“我这九节链子锤，不能克鱼鳞紫金刀。”二寨主说道：“我这四楞镔铁铜分量加重，能对鱼鳞紫金刀。奈他有三只金镖，百发百中，概不空发，实非我所能破。”四寨主站起身躯：“我的刀能对胜英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我能躲闪。惟有甩头一子，大罗神仙难搪。”众人问道：“三弟你呢？”三寨主说：“我力量过人，咱那月台上有铁香炉一个，重五百斤，按古时宝鼎样儿所造。皆因楚汉争雄，刘邦进咸阳，刀不刃血；霸王进咸阳，杀秦始皇之王孙，孩童子婴，怒恼秦家宗族不愤。霸王怒杀秦氏宗族八百余人，火焚阿房宫二百余里，火焚传国之宝鼎，惟一鼎腾空而起，飞入海中，八鼎俱焚。由西汉至今断去九鼎，后来大庙宇之前，有能人按此鼎方向，鼎上有山水人物奇禽异兽，俗名叫铁香炉。小弟吃两粒大力丸，能举此鼎。我想老儿胜英，年到古稀，老迈残年，我与他举鼎赌输赢，可以赢这老儿。如其不行，你我弟兄五十余位寨主，你我弟兄四位一拥而上，量老儿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可能把老儿乱刀分尸。”二寨主说道：“你口出不逊，则为不高明，何必背地骂人呢？天气不早啦，你我大家安歇，各自留神。兵刃预备齐整，山口里外，叫喽卒预备梨刀，窝刀，乱绞刀，拌马锁，绷腿绳，陷坑，预备停妥。”暗中交代，这四霸天之中，就是二寨主韩天魁人正，武艺超群，所以此山大众，无不佩服。霎时间各位寨主喽啰安歇去了，留下五六个喽啰，将两廊下对对的纱灯熄灭，也归下房去了。胜爷一看，庭前清肃肃，静落落，一人皆无。胜爷方想，以武力金镖甩头，我不让群雄；以力量举铁香炉，幼年之时人称胜昆仑。这几年，年近古稀，未拿重大的物件，趁此无人，我且试一试。如若能举铁香炉，明天可以下帖来拜；如若举不起，再想良策。老英雄遂飘然纵下东敞厅，走至铁香炉近前，将左胳膊往后一背，右手托头层底，丹田一用气，飘银鬓，三络须，将鼎托平，轻轻放归原处。一只手能托，两只手则能举，明天赴此东敞，无忧无虑。

胜老者复又拧身，轻车熟路。往北瞧去，见高耸耸怪石墙，墙里有怪石横叠一片，高矮大小不一，胜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离此寨墙不远，忽然见墙上一道黑影，落在大墙之上。胜爷往西一闪身，手挎卧牛石，避住身躯。怕银鬓显露，胜爷面向南，以白目而视之。此黑影一飘身，纵下墙来，由胜爷东边，自北往南而去。容他往南去了丈数来往，胜爷面向南看此人，鹿伏鹤行，脚底下甚快，但有一件，他可未看见胜爷。胜爷思索，本山的群雄，知道我夜宿丁家店，也许此人去到了家店偷探于我？拿住此人便知分晓。胜爷脚尖一按劲，强行几步，往前一纵身，左手托此人颈勒索，右手一拢头巾，底下用腿一蹙，将此人按倒，慢慢小声说道：“你要嚷，我就一刀。”一摸此人囊中有飞抓，取出绒绳，将此人捆好，扯此人衣裳襟，大拇指顶鼻子，把此人将口塞住，肋下一挟，挟至北墙根之下。胜爷取出自己飞抓，将此人飞皮挂好，纵身躯上墙跨马式，带绒绳，将此人提至在墙外轻轻放下。胜爷将飞抓收套捋下，纵下墙外，取火一照，胜爷一愣：原来是飞龙镇的绅董丁桂芳！胜爷弯腰，取出口中物件，亲解其缚，伸手相搀：“贤弟，多要担待，愚兄实是不知。”丁爷说道：“原是

胜三哥，小弟惭愧惭愧，小弟实不如兄之艺。”胜爷说：“哪里话来。贤弟未及留神，愚兄猛急多疏，贤弟别往心里去。”丁爷说道：“我之所学不及兄百分之一耳。”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因此唉声叹气。胜爷劝道：“你我自己弟兄，何必惭愧？此事你我弟兄知之，你就是摔愚兄三个觔斗，我也不惭愧，也就是你知，如背地言友，何足为英雄？贤弟多要担待。你到此何干？”丁爷说道：“既在店中款留胜三哥，明天早晨，弟兄有要言相叙，所为此事。弟耳闻二郎山人多势重，未知虚实，今夜晚间，前来偷探，为的是与兄长说明确实的来历。”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说道：“贤弟，二郎山内，为首四霸王，飞贼大盗五十余名，亡命徒匪人喽卒，共有四五百号。愚兄方才均已探清，贤弟多有受累，愚兄足感胜情，你我弟兄回去吧。被抢少妇确是在此山之内，被三寨主所抢，愚兄自有办法。”

二老者踏着山崖而下，由西南奔东北，回飞龙镇。胜爷在前，丁桂芳在后，施展夜行术，陆地飞腾之法。胜爷回头一看，丁爷脚力跟不上。胜爷思索，我要落下他，愈叫他脸面挂不住，我焉能撇朋友呢？自可慢点行走。天居然三更已过，风吹浮云散，皓月照当空。胜爷说道：“贤弟，你往前边看，前边一道白线，雪花白相似，鹿伏鹤行，脚下甚快。”丁爷问：“胜三哥，这是何如人也？”胜爷说道：“我夜宿贤弟三合店，二郎山之贼，俱已知之，大概是被踩盘子的探去啦，因此众贼各有防范，也许是本山艺业高强之贼，奔贤弟店内暗算于我。贤弟请看，他要到店内北跨院，暗算愚兄，我让他要出了贤弟之店，我罔为十三省总镖头。”丁爷问：“此人为何穿一身白呢？”胜爷笑道：“此人绝非你我弟兄岁数，他必然狂傲无知，必然年轻。如要窃取偷盗，三五顷地之家，绝然他不偷盗。除非无穷富贵，宅院之中，有护院之人，他才窃取偷盗。为的是让人看见，如其动手，以武术不是他敌手；如若逃走，人追不上他。应当夜行人穿衣裳，或灰，或青，他诚心敬意穿雪白的衣服，这叫狂傲无知。”

弟兄说话之间，已到飞龙镇南镇店口，要进飞龙镇穿林而过。贼人未进树林，往正东去了。胜爷掀髯道：“啊？这不是暗算愚兄的。贤弟是本处的绅董，大概地理必熟，此处十里，二十里，有无穷的富贵、有大财主人家没有？”丁爷说道：“此处正东五里之遥，有一村庄，名叫周家屯。有一乡宦周姓，由大明官居显爵，一到大清国，为了闲员啦，家有百万之富。”胜爷问道：“是依仗作官欺压商民哪？是和睦商民哪？”丁爷说道：“善良之士，人称周善人。冬舍棉衣，夏舍暑汤，买鸟放生，修桥补路，千万人来往，点路灯，照他人之光明，无善不为。”胜爷说道：“愚兄有一种情性，好打抱不平。你我弟兄今夜无事，今夜追下他去，他要窃盗良善之家，你我弟兄与那善家护院，要良善之家不丢失财物；他要偷盗强掠霸道刻薄之家，你我弟兄看看热闹。”丁爷笑道：“胜三哥，真乃侠肝义胆。”弟兄遂向东去。

不多一时，来到周家屯西村口。眼瞧一道白线，纵在村口庄门道之上，跃身入村中去了。胜爷说道：“等他走出几丈去，咱再纵在庄门上去，怕他回头看见。”二老者站不多时，看此穿白之人，由打南墙根向东行，皆因月在正南，照不到南墙根下。二老者跳下庄门来，也顺着南墙根向北去。看是穿白之人，走到村子当中，打着火折，面向南，照着火折点头。胜爷问道：“贤弟，这周乡宦家，门口可是坐南吗？”丁爷说道：“大门坐北，坐南是八字影壁，此人照的是影壁墙。”胜爷说道：“他这是白天留下暗记，今晚必来，借火折照着记号。”此人将火折熄灭，扭项转身向北，拧身形纵上坐北群墙，二老者急速跟到北墙根下。胜爷说道：“贤弟，容他进二层院，咱弟兄再上房。他走似蛇行，别跟随紧了。”二老者拧身躯上房，看穿白之人，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如踏平川之地一般，在三道院房上，未曾落下房来。胜爷低声说道：“丁贤弟，他未必是偷盗窃取，如要窃取物件，必在二道院书房。陈设玩物，准在书房摆设。他窃取金银财物，必在三道中院。他奔四层院去了。”有一道雪白粉壁墙，贼人跃上粉墙，飘身而入。胜爷说道：“此人并非窃取偷盗，怕是采花淫贼。丁贤弟，愚兄一生一世，专恨万恶淫为首，如遇明伙路劫之人，我能容让他三次。往往遇见行路之人被劫，看见被劫之人，苦苦哀求，我必上前相劝；如贼人不听，我才与他动手，将他打倒，

令他放走行路之人，为后我绝不伤他性命。如他改过为善，五行八作，择一而为，干什么不能吃饭呢？路劫常仗，打杠子，倘有不幸，叫官厅拿去，岂不是身罹法网？既然劝他放走行路之人，我还劝他改邪归正，这是愚兄平生的毛病。赶到问他为什么不作个小生意呢？他说家中贫寒，无有本钱，我看他身材外表，问他姓字名谁，我能周济他三十两，五十两，作个血本。如遇二次，还能劝解与他；第三次者，我则伤他。惟有采花淫贼，奸淫良家妇女，我必当杀之。”

说罢，二老者纵上花墙，看见正北，高耸耸绣楼一座，当中江石子甬路一条，两边栽种奇花异草，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又有醉醺醺青香异味，花园中有醉仙桃九棵，由春至秋后，醉仙桃之味不断。看穿白之人，在楼口下，向上一纵。二老者纳闷，宦家之楼大而且高，不能纵上去呀！贼非是向上纵，纵在楼栏杆扶手上，拿起一个大顶，双手捋扶手，蝎子横爬，头向下，足向上，拿着大顶，两手捣扶手而上，到楼上一个燕子翻身，轻轻落于楼板，轻巧非常。胜爷叫道：“贤弟，他自己何必玩飘呢？”二老者隐在翠竹林下，观看贼人，到了楼口，问楼门双隔扇，没有问开。背后伸手，掏挽手，压刀，就听咯嘣一响，此刀耀眼铮明，递到隔扇缝里，将楼门撬开，以右肩靠门而入，进到里边，又将隔扇关闭。二老者登楼梯，蹑足潜踪上楼。楼口外两棵明柱，胜爷在西，丁爷在东，楼口外站立。忽然楼房屋中明亮（贼打着火折啦）。二老者，手沾唾津，将隔扇纸打破观看。穿白之人，奔东里间绣花帘，不知道是尚未关门，不知道是撬开的门。看此人左手打火折，右手去掀绣花帘，进东暗间去了。胜爷与丁桂芳，转身到了东暗间窗户外，手沾唾津，打破窗棂纸，往里观看：顶柜，竖柜，描金柜，珠翠绕围。一阵异味，兰麝薰人。胜英与丁桂芳低声说道：“要做真富贵，还是官宦家。”靠南窗户，一张床，雪青的幔帐带飞沿，五色苏绣网子，垂灯笼穗，幔帐放的严严实实，可不知是少妇，还是长女。靠床西板墙，有一张茶几，楠木作成，墨玉面，贼人用火折点银灯，将灯点着，火折熄灭。二老者观看此贼：头带白云缎，六楞抽口壮帽，周围品蓝碎海棠花，正当顶一道素绒球，按一朵小小的花儿。看不清楚，壮帽上绣五福捧寿；身穿白云缎短靠，上绣三蓝正福捧寿大蝴蝶；白云缎武裤，燕云快靴，前后绿云头，上有半遮风，金丝绕银丝拧的活翅膀，一走一颤，不亚如靴面上落个大花蝴蝶一般。进东暗间，然后将刀还鞘，刀鞘米色鲨鱼皮，白银的饰件，白银吞口，米色灯笼穗，蓝绒绳打十字绊，胸前蝴蝶扣，四个灯笼穗。左右二肩头后飘飘摆摆，一巴掌宽英雄带，上绣三蓝蝴蝶闹梅，暗藏八宝，前有云罗伞盖，后绣花冠鱼肠。面上看，两道宝剑眉，黑森森，一双俊目，黑眼珠多，白眼珠少，黑似点漆，白如粉绽，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硃涂，面如官玉，年在十八九岁，细腰乍背，双肩抱拢。胜爷叹道：“惜哉，惜哉。这要身归正道，比我徒弟三太、香五等，胜强百倍啊。”看此贼掀起幔帐，挂在如意钩上，（四面全掀开啦）床上倒着一位姑娘，已然睡着，枕的是绣花鸳鸯枕。怎么知道是姑娘呢？（按老年说，姑娘是梳的徽子把的抓髻，荷花色绒绳系顶；按今时说，连在下我也认不出来啦：东洋头，法国头，美国头，西洋头，北洋头，实在不似老年，以梳抓髻，可以辨别的了）闲言少叙，话说胜爷此时有心要亮刀往楼外叫贼，想贼人来的时候，那样纯熟，世上事无所不有，怕其中别有隐情。贼人一拍绣花鸳鸯枕：“小姐醒醒。”姑娘贸然间坐起，姑娘现出上身，（话粗礼不俗）雪白粉嫩。藕荷色的兜肚，鹦哥绿兜肚嘴，玫瑰紫围鹤，赤金的兜肚链。有被窝相盖，下体看不见。再说宦家少妇长女，都有睡裤着身。被裤宽大，小姐将两个被窝角，向脖颈上两手一对，上身也看不见了。一手揉杏眼，十指尖尖，雅似春笋一样，二目观看，并无惊恐之色。床下站立一人，一身白素素短靠，背后背钢刀一口。姑娘说道：“贼人，你要窃取偷盗，躺箱卧柜之内，有的是细软物件，珠翠的首饰，绸缎衣服，你就拿去吧，为何唤醒于我？”贼人笑嘻嘻说道：“我并非窃取偷盗。因白昼后半天，小姐坐乘四人小轿，未挂轿帘，我见小姐，如花似玉，万种风流，引动我七魄三魂，遂跟小姐轿子而来。小姐又在府门内，丫环婆子搀扶，姑娘下轿，我在对过大门南影壁上，画下暗记。今夜晚间，但求片刻之欢，

姑娘有怜香惜玉之心，赏赐颠鸾倒凤，我夜夜前来。小姐要用珠翠金银首饰，绸缎的衣服，我能奉进。”小姐闻听大怒。丁爷在外抽兵刃，要捉拿采花淫贼。胜爷低声叫道：“丁贤弟，沉住气，看看姑娘贞节如何。莫非其中别有隐情，也未可知。”只听姑娘说道：“贼人，我有心大喊几声，我家护院把式匠，也有十数余人，男女下人，二三十名，将你拿住，大清国的法律不饶人，你大罪弥天。恐怕坏我宦家的名义，失了我闺中的体态。痴心贼，我略站片刻，你小姐有金石良言相劝于你！像你们为男子者，就当晓得三纲五常；像我们为妇女者，就宜晓得贞烈贤德。像你身为贼寇，必有莫大本领，很大的胆量，我宅院高楼大厦，你能来到楼上，即有惊人的能耐。货卖帝王家，如入武科场，能求功名富贵，能中举人，秀才，进士，状元，榜眼。取的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扬名声，显父母，何等的荣耀！你身为贼寇，则为家门无德，上为贼父、贼母，下是贼子贼妻，终必自己身罹法网。”

胜爷在窗户外，心说好厉害小姐，辱骂三辈，不带脏字。又听姑娘说道：“既为奇男子大丈夫，就宜晓得三纲五常，孝悌忠信。岂不知，鸨鸽呼雏，乌鸦反哺？大乌鸦生小乌鸦，大乌鸦哺喂小乌鸦，俟小乌鸦能展翅飞腾，大乌鸦一弱，小乌鸦飞出窝里打食，反哺孝顺父母十八天，仁也。蜂见花而聚其众，鹿得草而鸣其群。蜂如见花，鸣鸣而叫，群蜂相聚；鹿若得草，饥饿之甚，而鸣叫大鹿、小鹿、老鹿，而共其食，乃为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羊羔下生，先拜天地，后拜四方，跪倒吃乳，乃为礼也。蜘蛛网罗而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那蝼蚁遇降大雨之日，蝼蚁必先知之，聚众掩塞穴口，以保群蚁不伤；蜘蛛以网罗而为食，凡遇蚊蝇上网乃是自入网罗，非是戕害蚊蝇，则为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祉而不至，乃为春社秋社，分为寒来暑往，乃为信也。”贼人一听，小姐张口成文，贼拜说道：“岂不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乃十八九岁的女子，我乃十八九岁男子，岂不闻月殿嫦娥爱少年？世界上风流事，最乐头一宗。小姐赏赐片刻之欢，我当夜夜前来；如其不从，我必当杀之。”姑娘叹曰：“自古红颜多薄命，我宁可一死，不能辱我世代簪缨之名誉，不能失去闺中贞节。”姑娘遂一低头，贼人左手压刀柄，右手挽住小姐抓髻，钢刀离鞘，横于颈上。低头观看，白润润粉颈，黄澄澄赤金兑肚链，徽子把的抓髻，黑真真乌云青丝，元宝耳，衬赤金坠圈，绿阴阴翡翠的大艾叶，十分俊美。贼人说道：“小姐若非长的如花似玉，我即当杀之。你不闻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逛灯一女子，闭月羞花，逛灯完毕回家，我跟下她去，耗至三更后，我拨门撬户，入她屋中，姑娘不从美事，我举刀而杀之。前几天，清明佳节，有上坟之妇女，我看见一少妇，身穿重孝，哭之甚恸，我等她烧纸已毕，寡妇回家，我跟随后头，记着某村庄、某门某户，晚间我入她家去求欢乐，寡妇不但从不，而且破口大骂，我举刀而杀之。似你这样姑娘，姿容貌美，我不忍杀之，如其不从，管叫你头身两分！”姑娘说道：“杀则快杀，何必多言？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姊妹，己之姊妹。谁家没有父母姊妹，何必絮絮叨叨？汝要再多言，我要胡骂于你。你家小姐惟有速求一死。”贼人羞恼变成怒，箭眉一挑，二眸子一瞪，黑白眼珠乱转，牙关一错，脸上通红，钢刀一起。

胜爷在窗楼外，低声说道：“丁贤弟，此女可为九烈三贞，如其不救，性命休矣。”遂低声叫道：“贤弟，你我结为自己弟兄，非是兄长我夸自己的威风，灭贤弟的锐气，此贼已然自认命案两条，必是杀人不眨眼，我要报报名姓，此贼必由后窗户逃遁。贤弟你报名姓，不要大声喊叫，最要紧是小姐名节，要她本家都不知道，把他诱哄出去，宅院外边去打他。”丁爷说道：“胜三哥，真乃高明。”丁爷遂咳嗽一声，叫道：“贼人不要强奸不遂，刀伤人命，现在飞龙镇丁桂芳在此。”贼人一听，将小姐抓髻放开，咯噔一响，钢刀还鞘，回将银灯熄灭，哈哈冷笑，说道：“原来是飞龙镇十八家招商店俱铺把式场，老儿丁桂芳吗？你开店，狂言大话，挂于匾上，侠义刚强，‘英雄老店’，牌对上写‘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是‘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匾‘盖世奇才’。小太爷有心火焚老儿之店房，不得闲暇，是便宜老儿，今夜老儿敢耽误小太爷美事，先杀老儿，后与小姐追欢取乐。”说着话，脚踏楼板，腾，腾，腾，足下声音响亮，直奔外间而来。丁爷在楼门口西，胜爷在楼门口东，丁

爷亮钢刀，贼人在屋叫道：“老儿丁桂芳，小太爷看你有多大本领？”说罢，只见一条黑影，从屋中而出，丁爷用力以刀便刺。丁爷用的力量过猛，将刀刺空，贼人由打了爷后身蹿出来。

书中暗表，丁爷所见之黑影，乃是贼人抖绣花门帘。这个门帘要是平人抖它，它打卷，惟独人家会武的人抖起来，不打卷，可以抖的那门帘，在黑暗中犹如人影相似。丁爷听贼人喊叫，亮出钢刀，原本是暗算贼人，那丁爷见影刺去，用的力量又猛，将自己身躯带出两三步。胜爷那时站在东边，心中暗道：“一个小小毛贼，何用暗算于他？”丁爷一刀刺空，贼人打丁爷背后跃到楼栏杆，左胳膊一跨，跃楼而下，脚踏尘埃，一扭项，面向北楼口，点首叫道：“楼上狭窄，下楼动手。”胜爷暗说道：“奸大胆的贼人，我想丁桂芳是本地绅董，官府之事能够管辖，贼人丝毫不惧。”然而此时，丁桂芳刀没刺上贼，胜爷观看，丁爷有些惭愧。丁爷随顺楼梯而下，手亮钢刀，贼人丁字步站立，并不亮刀，面无惧色。因是皓月当空，所以看的真切，丁爷够上部位，半个裹花，一刀剃去，直奔贼人头上。贼人不但还不还手，一伏身往里一跟步，反手将丁爷刀让盘过去，持住刀柄，往怀里一带，抬腿一脚，正踹于丁爷胸前华盖穴。丁爷往后一退，噗咚坐在尘埃。贼人欲要踢丁爷手腕，丁爷手一扶地，站起身躯，照准贼人肚脐一刀。贼人一闪身，用靴就踢，丁桂芳早已留神，撤步用刀一横，贼人脚不敢近刀。

胜三爷在楼口上，双手分定银髯，观看贼人手脚甚快，不知是哪门的传手？好像我本门的武学。心中暗道：“我别叫好朋友为难啦，人家是为我的事。”胜爷痰嗽一声：“丁贤弟，你与毛贼动手，是大意未及留神，待愚兄捉拿此贼。”胜三爷飘银髯，压鱼鳞紫金刀，顺楼梯而下，要捉拿采花淫贼。胜爷下得楼来，借着皓月看贼人未亮刀，胜爷也未亮出刀来。胜爷说道：“乳黄未退，胎毛未干，黄口的婴儿，乳头上摘下来的娃娃。你敢因奸不遂，出刀威吓，用刀杀人，尔有多大本领？”说着话，贼人向前一进身，抡拳就打。胜爷一拿他腕子，贼人是左拳晃，右拳打，胜爷一把拿空，两人插拳动手。远长拳，近短打，或贴身挨挤傍靠，腕肘膝间，手眼身法步，打拳要准，发招要稳，纵者似风，站者如钉，伸出手来雅似瓦垄，打出掌恰似卷饼。二人蹿高纵矮，抖转升还，拳脚叭叭有声音，斗战二三十个回合。胜爷心中纳闷，不知此贼，哪位弟兄所传，乃是本门之人。胜爷思索，我若与他久战，叫丁绅董小看于我，久后要叫侠客剑客一时豪杰知道，要他们小看我胜英与毛贼久战，不如使进手招法，将乳子打倒。遂使了个跨虎式，二龙吐须，二指对准贼人二目点去，贼人没见过此招，用手一避，胜爷下面钩挂连环腿，贼人靴尖点地，向上一纵，连环腿钩空。贼人手脚真快，胜爷便钩挂连环腿，趁势右腿伸出等贼，贼人纵起四尺多高，半空中站不住，还得落下来，老英雄连环腿在那等他。胜爷青缎色靴面，钩住贼人燕云快靴后边，往怀里一带，上面老君推杯，靠山掌，连手掌带胳膊，在贼人胸前上，向外一推，贼人两腿向前栽，身形向后仰，一栽筋斗，一个滚，贼人叠腰又纵起来，双拳双风灌耳。胜爷双胳膊一并，用了个野马分鬃，将贼人双手腕捋住，往怀里一带，又将腿一伸，贼人匍匐倒地，来了个狗吃屎。贼人又叠腰跳过来，照胜爷肚脐一脚踢来。胜爷伸左手，将贼人脚揽跟拿住，右手照软肋一掌，贼人栽倒。

胜爷说道：“淫贼站起来。摔你一百个筋斗，百草花的名，如有重样，莫非老英雄也。”为何胜爷不报名姓呢？怕吓跑了淫贼。贼人为何也不报名姓呢？皆因本处有两条人命重案，而且作的是脏事，镇江府衙，县署公厅一体严拿。贼人叫胜爷摔下三个筋斗，头晕眼花，不敢进前动手，有心逃走，舍不了楼上的姑娘，姿容貌美。心想一计：我假意逃走，银髯老儿必然追我，我发两只暗器，把老儿打死，再把丁桂芳杀了，上楼与小姐颠鸾倒凤。大户人家起的晚，日上三竿我再走，岂不美哉？色心未退，遂转身形，往西花墙逃奔：“老儿不要追赶，小太爷去也！”胜爷说道：“丁贤弟，你我追赶于他，万恶淫为首，绝不可饶恕。”胜爷又对丁桂芳说道：“你在愚兄背后，离远些，淫贼身上零碎暗器必多。”胜英乃久经大敌之